國朝紀要卷之八

戊申孝宗敬皇帝弘治元年正月擢左庶子劉健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召巡撫遼東副都御史馬文升爲左都御史召南京刑部尚書何喬新爲刑部尚書以給事中賀欽爲陝西左參議欽以母病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二曰荐賢才以輔治道謂監生陳獻章學術純正可任內閣任經筵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不可使掌奏牘預大政外不可使守地方握兵權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疏入允蘇　閏正月勅脩憲宗實錄　二月

上耕藉田禮畢宴羣臣時教坊司以雜劇承應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即斥去之　三月上視太學謁先師　南京吏部主事儲巏上疏薦舉謫籍遺才中書舍人丁璣主事張吉王純進士敖毓元李文祥此五人者既以直言狥國必不變節辱身與其旋求敢諫之士孰若先用已試之人上付吏部起用之　加贈于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建祠墓所命有司春秋致祭

吏部尚書王恕奏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與之講論治道謀議政事　初開經筵賜講官程敏政等宴及白金寶鈔有差　四月天壽山大風雹　上遣官祭告戒諭羣臣脩省大學士萬安慮科道有言乃阿結科道遂建言當超遷掌科道之官待以不次之位左庶子張昇上疏謂科道首以萬安劉吉尹直為言安與直以次罷遣惟吉偃然獨存知今日惟科道得言遂歇超遷科道因數吉十罪請亟譴斥以應災異以回天意疏上御史魏璋等阿吉意交章劾昇左遷昇南京工部員外郎　逮御史湯鼐及壽州知州劉槩下獄鼐先是以印馬諸內閣奮勅萬安劉吉尹直謂曰近日詔書裏面不欲開言路吾輩扶持言官

增之耳爲即以其語劾奏之謂其歸過於君非人臣之義疏留中爲大言疏如不出將併劾諸中官遂昂然而出以疏草示人已而安直皆免官爲與李文祥等以爲小人退則君子進雖劉吉尚在不足畏也吉使門客徐鵬啗御史魏璋以殊擢使伺爲爲家壽州知州劉槩與書有國勢瀕危賴爲復安之語璋以此劾之謂其妖言誹謗故逮　六月癸巳朔日食　給事中林廷玉言姦僧繼曉罪惡貫盈元惡漏網上命錦衣官校械繼曉至京伏誅　七月文華后殿講書畢賜講官程敏政等各織金緋衣金帶　八月詔講孔廟從祀禮科給事中張九功奏言爵況馬融王弼皆在所當黜今之儒臣禮部侍郎薛瑄在所當入少詹事程敏政上言戴聖身陷贓吏劉向喜談神仙馬融爲梁冀草詔殺李固何休解春秋黜周王魯王弼何晏倡爲清談王肅佐司馬昭篡魏杜預爲吏不廉爲將不義皆宜出祀顏子曾子子思配享于庭殿而父在兩廡非所以明倫宜別立啓聖一祠祀叔梁紇而以顏無繇曾皙孔鯉及孟孫氏配享祭酒謝鐸則謂吳澄出處不正當黜其祀俱詔廷臣議之學士吳寬言從祀爲有益于經傳則馬融揚雄昔皆不廢侍

郎倪岳亦言于是從祀咸仍其舊云　擢湖廣按察使楊繼宗為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尋卒繼宗山西陽城人浙江按察憲綱振肅初藩臬諸司所用咸辦于下鎮守中官供給日費萬錢一切革去巡撫順天外戚宦官莊田凡占民間地土者悉奪還之權貴歛跡成化乙巳星變上疏左遷雲南副使既復巡撫雲南居官三十餘年剛直廉介之操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云　以都指揮王欽梁宏為都督僉事時太監李良典御廠為欽宏乞陞得之武選郎中陸容上疏極論都督武官極品体勢甚重不宜授無功及非人而良等招權市恩當正典刑疏兩上竟奪其新命士論壯之　禮部尚書致仕周弘誤卒謚文安　以兵部郎中陸容為浙江右參政容字文量蘇州崑山人弱冠為縣學生即有志于經濟舉進士累官兵部職方郎中章奏日三四上民虜情虛實地里險易兵力分合皆具中肯綮于沮征安南沮太監李良乞陞數事尤偉上登極上疏論八事言多懇切時劉吉柄國謂容侵官將陰中之出為浙江參政容莅浙江尤有聲既而竟以朝覲考察去位聞者大駭

己酉弘治二年二月兵部尚書余子俊卒贈太保謚

肅敏子俊嘗語人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故其不恤生民之利害以務成其功名者其意蓋本諸此　謫兵部主事李文祥為貴州興隆衛經歷　謫御史湯鼐知州劉槩戍甘肅貶庶吉士鄒智為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皆劉吉惡之也　大理評事夏鏻上疏曰臣伏見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等皆以言得罪夫言官無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罹今日之禍亦成後世之名但非人主之福耳疏奏留中遂謝病歸

禮科給事中韓鼎上言陛下初政放驅珍禽異獸天下聞之今未逾年竟受夷人貢獅恐無以杜外方來獻者時上不寵妃嬪繼躬未立鼎復上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以廣儲嗣今舍是弗圖乃徒建設齋醮將以徼福不已惑乎　五月河決汴城入淮復決黃陵岡入海　六月京城及通州等處大雨水溢軍民房屋傾倒人畜多溺死　詔審錄獄囚百官各陳政事闕失時皇莊屬民戶部郎中周軫言天子藏富于民不當有莊宜捐以與民否亦宜革管莊名目與民佃種責民入租有司解送以進奏入留中　八月刑部尚書何喬新等言國初制律之時每銀一兩值鈔

一貫今則值鈔八十貫是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得絞罪監守盜銀四十兩方得斬罪今常人盜銀一兩監守盜銀五錢即坐絞斬罪名雖曰民俗澆漓恐人易犯故重以懲之然非祖宗制律之本意矣查得正統成化間都御史陳智御史李至剛等或欽照依國初估鈔常人盜銀一兩即坐絞罪合而論之贓輕罪重者似過於刻贓重罪輕者似失于縱今無今后估計鈔貫銀每一兩銅錢一千文各值鈔四十貫庶幾得中時議者以銀錢估鈔舊例行之已久宜仍依原估喬新等議遂不行

十月吏部右侍郎楊守陳卒謚文懿守陳浙江鄞縣人性恬淡嘗被命教內豎多為近侍與守陳同事者率因之取寵貴而守陳獨無所資藉嘗言太宗靖內難其后史臣不紀建文君事遂使建文五年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皆湮沒不傳景皇帝已復位號而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郕戾王是宜改正草奏欽上以病不果　十二月朔日食

庚戌三年正月致仕大學士劉珝卒珝字叔温壽光人善談論遇人無矯飾景泰初議迎銮成化初議睿皇后喪禮末年論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搖國本卒定儲位有大臣之節而憲宗實錄乃多隱詞云　二月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徐溥少詹事汪諧為考試官　三月殿試賜進士三百人狀元錢福尋以不檢　十一月慧星見于敗內方良永彭澤皆有聞于后　天津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失刑部侍郎彭韶上言內臣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為禍福人所畏憚今馬軍錢糧工匠盡付其手所見凡有章奏先允而后下部及至有犯多從寬宥第宅踰制服食求奇不可不亟為懲戒午朝惟議經邦要務諫衛門先期開具事由就于御前公同計議取旨奉行仍乞溫顏俯詢曲折上嘉納之

辛亥四年正月刑部尚書何喬新致仕喬新執法不阿羣小多不悅御史鄒魯學士劉吉誣喬新受親戚餽遺下錦衣衛鞫訊無驗喬新仍乞致仕而歸　六月南京工部侍郎黃孔昭卒孔昭浙江太平人歷吏部文選郎常曰杜門謝客人才何由而知故客至輒見荐用必參輿論終其身以純潔正直見稱于人云

八月脩憲宗皇帝實錄成

王鏊曰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

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
立班雖近鏑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凡修史則
取諸司前后奏牘分吏户禮兵刑工為十館事繁
者又為二館分派諸脩史者以季月編次雜令成
之副總裁略加刪削總裁亦略潤色三品以上官
乃得立傳亦惟紀出身官皆遷擢而已間有褒貶
又未必盡公后世將何所取信乎
九月大學士劉吉罷時上欲封張皇后弟伯爵命吉
撰誥券吉言必盡封周王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封其
實無慎重爵賞之意不過欲稽遲以俟賄耳上惡之
使中官至其家勒令致仕去　二十四日皇子生謂
諭天下　十月命禮部尚書丘濬兼文淵閣大學士
典機務先是召入閣者皆自侍郎而下未有以尚書
入閣者尚書入閣自濬始
壬子五年三月冊立皇子為皇太子詔赦天下　四
月大學士丘濬上疏陳時政之弊大略謂太祖開國
洪武建元歲在戊申我皇上登極改元之歲適與相
符天意殆欲陛下紹休烈祖也今災異迭見慧見天
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于禁中其咎徵之應
甚可畏也願陛下端身以立本修心以應務謹好尚

勿流于異端節財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姦慎儉德以懷永圖動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帝王之治可幾也回擬為二十二條凡萬餘言上覽奏甚悅以為切中時弊命議行之　詔以太廟配享功臣追封王爵者俱係輔佐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有大勳勞之人今其子孫有不沾寸祿與編民無異欲量加恩典俾奉其祀于是吏部行各所在查取開平王曾孫常復寧河王玄孫鄧炳岐陽王玄孫李璿東甌王玄孫湯紹宗赴京兵部奏請俱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使俾各近其墳墓以便奉祀　錄誠意伯劉基九世孫瑜為處州衛指揮使先是景泰中錄基七世孫與顏孟二氏後並為翰林五經博士至是給事中吳仕偉復言誠意伯乃功臣其后不當為博士乃改是職

八月令兩淮等鹽運司鹽引俱于運司招商開中納銀類解戶部太倉以備邊儲國初以來天下鹽課俱于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於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戚遂廢商人開中赴邊之法近邊米豆無人買運價遂騰湧邊

儲自此資於內帑而國匱民貧日難整理矣

月停止生員吏典上納事例王恕等奏近年以來各邊并腹裏少有災傷輒便開生員吏典納粟等項事例以致正途監生吏典因而壅滯況納粟人等既以財進身豈能以廉律已所宜通行停止今後各處災傷任從巡撫等官多方區畫再有奏聞前項納銀事例聽從本部并科道官糾劾治罪上從之

癸丑六年二月兵科給事中吳世忠疏乞推恩典以表忠義謂昔太宗皇帝奏天靖難當時文臣如方孝孺周是脩練子寧鄒瑾魏公冕齊泰黃子澄諸人皆伏節以死夫太宗之靖難者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也孝孺諸人之伏節者夷齊之志天下之大慮也世之說者徒以諸臣之跡為疑而不敢言此皆不知祖宗之心帝王之孝者忠文之謚英宗既誅于讜而未幾又有廟祀之舉祖宗之雄略乞陛下以祖宗之心為心褒表諸臣事下禮部議格不行　會試天下舉人合　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李東陽少詹事兼侍講學士陸簡為考試官取汪俊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毛澄徐穆羅欽順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刑部尚書彭韶羅鬼是亢旱求言韶陳時政得失乞減

去皇親昌國公墳塋工程及乞速正中官王萌苗通
高永之刑皆時所不敢言者左右及戚畹皆不悅大
學士徐溥亦與詔不協詔乃引疾乞骸骨歸尋卒贈
太子少保謚惠安詔字鳳儀莆田人林俊奏謂彭韶
正色立朝先憂為國生今之世無愧古人定議之時
何取惠安之義不副其平生之行不足以服中外之
心請乞改謚不報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罷
一日內宴丘濬以內閣位恕上恕以已冢宰不宜居
禮部尚書下頗有言遣太醫院判劉文泰援例求進
士下吏部議格不行文泰因憾恕遂訐奏恕變亂選
法及不當令人作大司馬王公傳內多詳述函中之
疏并封所刻傳進之濬謂恕賣直沽名恕上疏自劾
乃下文泰獄降御醫恕求去孟力詔允之命乘傳以
歸有司歲給役米　命孔彥繩為翰林世襲五
經博士主衢州孔子廟祀　四月太監韋泰傳旨
如今天氣暄熱兩法司錦衣衛見監囚犯苦罪無干
証的便放了徒流以下的減等發落重囚可矜疑并
枷號的都寫來看
甲寅七年乙月興王之國安陸州上弟九人興王岐
王益王衡王雍王壽王汝王經王榮王岐雍二王無

後　山西巡撫張敷華奏乞增解池鹽課以補
宗藩歲祿從之時宗室日繁而山西累歲荒歉祿米
多缺故也　三月己卯朔日食　四月命
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張
秋決河山東按察副使楊茂仁上疏言治河既委劉
大夏又差李興陳銳事權分而財力匱且謂水陰也
其應為宮闈為夷狄宜戒飭后戚防禦邊患疏上興
等切齒之誣奏茂仁為妖言逮繫錦衣衛獄科道交
章論救乃謫府同知茂仁守陳子也　塞張秋
隄更名安平鎮先是劉大夏等發丁夫數萬於黃陵
岡南濬賈魯河一帶分殺水勢又濬孫家渡口別開
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于淮又濬
四府營于河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為二派一由宿
遷縣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會于淮築長堤起河南
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十
里始塞張秋隄分土命工五旬而後竣
薛應旂曰治河之議自漢迄今紛載史集可謂周
悉但河決不常亦無定處治之寔無上策惟宋濂
謂自禹治水之後無河患者數百年以其自大伾
而下北過洚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入海蓋河流

分而其勢自平也今河合汴泗東南以入淮使一
淮兼受黃河之全歇其木潰溢而汎濫胡可得哉
今黃河以北古道形跡尚存因而相其地勢濬為
支河以達平源直沽諸處既可以殺其合流衝決
之勢又可以得其灌溉潤澤之利而北方旱溢之
災亦因之而可免矣乃今興修水利之說獨聞于
江南而北方則置不一講何也

改南吏部考功郎中儲瓘為吏部考功郎中瓘留意
注減否無不曲當　五月宣府山西河

乙卯八年二月少保大學士丘濬卒年七十六贈太
傅謚文莊　中官傳旨命內閣撰三清樂章徐
溥等上言三清乃邪妄之說黷于祭祀時謂弗欽且
礼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謀議政事講論
經史培養本原弼正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
悅也上嘉納之　命甘肅巡撫許進總兵劉寧帥
師經略哈密先是張梅等既撫處無功阿黑麻益驕
肆時肅州撫夷指揮楊翥以奏事至京翥熟諳夷情
兵部尚書馬文升詢以襲殺牙木蘭之策奏請勅甘
肅守臣如翥策寧與副總管彭清督兵至哈密城牙

木蘭預知之率衆遁去惟餘番夷八百人登臺自保
進諭之使下將士欲盡屠之進不可乃止僅斬首四
十餘級而還　吏部尚書耿裕卒謚文恪裕遵
其父九疇之教世守清修不營產業不治居第儉約
蕭然無異寒素表儀縉紳世濟其美　三月乙酉
朔日食　五月東南諸省大疫　七月西
北諸省大旱　八月朔日食　十月南京地震
十一月陝西貴州地震　十二月靖虜衛天鼓
鳴河南江西大震電禮部以聞上令文武羣臣同加
脩省直言闕失戶部主事胡燿上疏言地震之類災

之小者也西北旱熯父子相食東南饑疫骨肉流離
大變也陛下深居九五左右蒙蔽未知之耳今李廣
楊鵬引用劉良輔輩左道惑亂聖心齋醮糜費財用
差遣在外如虎吞噬其耗天下不可言矣士大夫昏
夜乞哀于宦官宦官貴賤交相賄托不以為恥言官有所
舉劾瞻前顧后苟且塞責陰盛陽微災異曷由弭乎
乞用臣言則邪佞斥而陰慝消矣疏入未下人皆為
燿危既而廣等果以贓敗由燿啓之也　北虜擁
衆入河套住牧
丙辰九年正月追封楊時為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廷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兼侍講學士謝遷侍讀學士王鏊為考試官取陳瀾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朱希周等二百九十八人進士內有陳茂烈

四月以吏部左侍郎周經為戶部尚書時諸王府多奏欲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官經言國体非便且民力不敍堪乃止有中官織造南京奏給長蘆鹽八千引鬻于二淮仍給淮鹽價銀貳萬兩經言鹽筴本以濟邊且各有分地若許之越境則私販必多官鹽反滯乃命止長蘆鹽勿給又有旨取太倉銀為張燈具經言不可以小民脂膏供耳目之玩乃命以明年內庫歲額補還之時即寶為戶部郎中經委聞章奏釐正度支一時恩倖請求多所奏抑　六科都給事中龐泮等及十三道御史劉紳等俱下獄時武岡州知州劉遜以事忤岷王王訐奏之逮繫錦衣衛獄泮等率同列交章論救上震怒并逮繫之有御史張淳公差回恥不得與即上疏申救大學士徐溥等亦力諫言遜情輕譴重言官為國盡忠而罪以為罪后有大利害大闕失誰肯言者上乃釋之　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大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上疏曰朝參外不得一覲天顏每歲進講不過

數日三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金石之藥往多酷烈一入腸腑為禍百端伏望霰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妄之說上嘉納之

丁巳弘治十年三月命內閣及翰林儒臣纂脩大明會典　召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上命左右取羣臣章奏付溥等看詳相與議定批詞以次陳奏皆從容顧問擬議停當然後批荅賜茶而退李東陽謂自天順末至今三十餘年間嘗召內閣不過一二語是日經筵罷有此召因得以窺天質之明睿廟筭之周詳庶幾都俞吁咈之氣象云　命戶部侍郎劉大夏整理北邊糧草時北邊倉儲告乏大夏受命經理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

凡境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輸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不兩月倉場蓄積有餘蓋往時糴買法糧百千石草千萬束者方准告報以故中貴子弟爭相為市轉買邊人粮草陸續運至年利十五自大夏此法立有糧草之家自得告輸中貴子弟即欲收糴無處可得邊上軍民云自劉侍郎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大夏尋以病三疏乞歸

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撫治兩廣地方陶魯卒魯廣西欝林人景泰初以父成死事蔭授廣東新會縣丞年甫弱冠有膽略遶廣西徭賊流刼守城斬捕屢立奇功遂進前職民稱為三廣公云蔭其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户

天鳴地震求直言　戊午十一年三月皇太子出閣講學　十月清寧宮災勅文武羣臣同加修省　五月京師風霾各省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各乞罷不允遷復舉學士吳寬王鏊自代亦不許湖廣按察副使林俊上疏陳時政且引疾乞致仕不待報徑歸太監李廣自殺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大臣多賄求之廣進言建毓秀亭于萬歲山亭成幼公主中痘醫藥不效廣飲以符水遂殤宮中方咎廣而清寧宮災咸謂建亭年

月犯太歲太皇太后怒曰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懼飲鴆死　戶科給事中華昱上言二事一曰廣言路以開天下之壅蔽乞將凡有直言獻于朝廷而觸職調官者悉復而遷諸可為之位又當明示條章俾凡在臣工無得以言為諱二曰明國法以誅天下之奸諛乞發李廣之私藉盡收李廣之私人上命內侍搜索李廣家得一納賂簿悟廣贓濫遂籍沒之　十二月詔請宣宮災寬恤天下總制三邊軍務左都御史王越卒謚襄敏或謂其復起者乃夤緣壽寧所致云

己未十二年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李東陽掌詹事府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程敏政為考試官三場甫畢給事中華昱上疏又曰程敏政素因不謹已放歸田里營求李廣復官禁近叨為考官甘心市井將論語表題策三問四問題賄賣與江陰徐經蘇州唐寅疏入下昱獄候問二十九日揭曉取倫文叙等三百人凡敏政所取者李東陽等俱封收備照不錄　三月廷試賜倫文叙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工科給事中林廷玉復疏程敏政閱卷可疑六事上之於是逮廷玉敏政并下獄　四月會

多官廷鞫華昱林廷玉所劾程敏政事問黜舉子唐黃徐經等十餘人為民令敏政致仕調昱南京太僕寺典簿廷玉海州判官　南京刑部主事胡世寧上言竊惟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今我國家承午日久朝士安于豢養狃于因循廉節掃地趨媚成風以通達為高致以廉退為矯激以推姦避事為老成黨惡和光為忠厚其羣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衆怒羣猜百口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後已至于公差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為賢否事故回還原籍則視實病喝托行否以為毀譽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何莫非由于此此等風俗可不亟思所以挽回之乎

六月曲阜孔廟災遣翰林學士李傑祭告

十月皇太子講學少詹少詹高昱寬率僚屬上疏曰竊惟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令節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況其間又多間歇借曰習讀于內終不若出就外傅親近儒臣講習治道所得為多也

庚申十三年正月命法司刪問刑定條例時法司苦

累朝條例繁多上命刑部尚書白昂會九卿大臣刪定畫一頒中外行之　大學士劉健等上言邇者視朝大遲散歸或至昏黑四夷朝貢奚所觀瞻庶府文移多致寢閣矧今各邊啓釁四方薦炎尤為可慮怠荒是戒勵精是圖庶可以回天意慰人心也上嘉納之　四月帝御平臺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議政事　五月甲寅朔日食　慧星見

起養病戶部侍郎劉大夏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先是兩廣軍多為鎮閫及總兵私役大夏至申明曉諭各出其私役者歸伍十三村素強悍悉從服帖息

辛酉十四年正月朔陝西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處地震有聲韓城縣尤甚聲震如雷傾倒官民房屋五千餘間壓死男婦一百七十自朔至望震尤未息縣東安昌八里偏地決破湧水有裂開地長一二丈或四五丈者湧出溢流如河南京僉都御史林俊上疏援古今徵應指斥時忌又疏乞錄正人以救東宮因薦謝鐸儲瓘楊廣等堪為輔導　二月馬文升上言地道主靜動則失常孜之古典凡言地震者乃坤不承乾臣不承君夷狄不承中國之兆然亦未有

震于元旦者亦未有裂地成河者此乃非常之異古今所罕見也陝西四隣番虜而延慶二府又密邇河套地震未已而胡虜乘之侵凌之兆亦已明矣且小王子部落日衆酋首火篩梟雄桀黠往往以詐計貶我官軍伏望陛下祗畏變異修省尅責節金帛以備緊急羅齋醮以省浪費止傳奉之官禁奏討之地將陝西織造絨褐內臣早取回京以蘇軍民之困宗社生靈庶幾有賴上曰覽奏具見忠愛所司即便施行

以南鴻臚卿陳壽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時火篩侵犯劇甚邊堡夫事鎮城晝閉壽兼程赴任先卹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兩旬間與虜戰三勝虜知有備遂渡河北遁同事者諷壽注子弟姓名戰績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竟不許時論賢之

保定府臣獻白鴉以為祥瑞禮部尚書傅瀚劾其不當奏詔斥遣之

七月虜酋火篩復擁衆寇大同威遠勢甚猖獗京師戒嚴上親灑宸瀚賜馬文升以尚膳品具召入便殿議戰守之策命保國公朱暉等整搠官軍以待且令各邊謹斥堠候戰具既而虜引去

掌國子監禮部右侍郎謝鐸上言四事一曰正祀典以究明倫之實謂當如先儒熊

去非之論立叔梁紇之祠而配以顏路曾晳孔鯉以安其子配享之位黜吳澄之從祀以明其事元之非二曰重科貢以清入仕之路謂各省考官必差京朝官二員以為主考庶幾弊革而真才可得三曰革冗員以從京府之制四曰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謂納馬納粟入監彝倫之堂竟為交易之地必嚴塞其途勿令再開疏入下所司知之　以戶部郎中邵寶為江西提學副使寶以身為教先行檢而後詞藝士類遠與

九月朝日食　十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倪岳卒謚文毅岳在禮部十餘年儀文制度多所擬定在吏部獎恬抑躁不恤思怨正色立氣人不敢干以私事當廷議片言裁決天下皆仰其手采以為讓之爭子云

壬戌十五年正月江西盜起勅都御史林俊巡視江西兼督軍務俊至榜示許盜自新抵新喻入賊巢賊首王五率衆出營擒四十餘賊自效賊黨解散遂改巡撫庶務一新尋以憂歸江西人皆攀轅不忍其去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吳寬侍讀學士劉機為考試官取畧鐸等三百人三月廷試賜康海三百人進士選何塘等為庶吉士　以

秦紘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整鹽課興屯田先后斬虜首九千修堡寨一萬四千所剷山崖三千里　五月庚午朔日食　時北虜逼近塞下邊臣告急上以兵事屬中官苗逵謀出兵圖之密言于上乃召劉大夏議之大夏以為不可上曰永樂間頻年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皇上聖武固同于太宗柰今將士遠有不逮且當時如淇國公丘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俱陷虜地況今之將又在丘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上乃悟曰善朕幾為人所悞事乃寢召劉大夏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大夏對曰貧與民同安能養其銳氣上曰各軍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貧對曰江南困於運粮江北困于京操此外浪費猶有不能盡知者翌日即詔各衙門條上軍民疾苦有造飛語帖于宮門以誣大夏者上人宮門豈外人能到必內臣憎忿不得私役此軍者所為耳

九月朔日食　致仕尚書張悅卒悅字時敏松江華亭人自少篤學力行鄉里推重筮仕刑部出為浙江提學請託不行歷官宮保清約以終其身儉素一如寒士謚曰莊簡真無愧云　十一月雲南晝晦　十二月前刑部尚書致仕何喬新卒

謚文肅喬新劉介寡與平生惟與彭韶丘濬為相知所著在周禮註解宋元史臆見桃丘文集等書

癸亥十六年正月大明會典成命大學士李東陽等

備歷代通鑑纂要　五月京師大旱兵部尚書劉大夏引咎乞致仕上不允大夏陳兵政弊端十事

一曰京軍苦于出錢供應二曰營軍困于私役做工三曰江　軍以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因京操失業五曰漕運　四曰鹽食者妄費不稽六曰養馬困苦而私用者法禁　二曰鎮守太監貪婪特甚八曰守備內臣占軍數多九曰　賞多涉勢要十曰苞苴禁衛公行上覽奏嘉納命所司一一行之上御文華殿召劉大夏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確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以揭帖密進大夏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為監戒上曰卿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類也陛下所行當遠法帝王近法祖宗公是公非與衆共之外付之府部內咨之閣臣可也如用揭帖因循日久視為常規萬一匪人冒居要職亦以此行之害可勝言此甚非所以為後世法臣不敢效

順上稱善久之

薛應旂曰宋藝祖謂李沆獨無密啓沆對曰臣為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君公聽並觀于大廷之上而奸邪猶且混淆國是矧密啓乎當時謂沆不惟得宰相之大体而寔人君之大防也

劉大夏與李沆之貽謀遠慮其真後先一揆矣

劉大夏應詔陳言盡罷光祿寺無名供億歲百萬計又議革騰驤四衛軍士上召大夏密議又及裁抑內臣事大夏至榻前上左右礙近侍辭上意將有密語即退避大夏侍上語久欲起不能上命司禮太監李榮等扶掖出左順門榮且扶且請曰吾輩多過失望于上前隱惡揚善大夏曰聖上天性聰明吾于政事外未嘗敢毀譽他人今日以考求退上曰李榮每在朕前說卿是好官吾與君蹤跡疎遠不知何以有此榮曰當朝大臣公為第一榮何敢蔽賢也　大理寺副李承芳卒承芳字茂卿湖廣嘉魚人舉進士授許事進寺副以講學明道為務常謂今壞天下者莫如學校科舉先儒註疏可一切廢業當直掾孔孟之奥聞者莫察其意指為狂惑而承芳自信不疑尋謝病去與其弟舉人承箕講學于黃公山蔬食屢空相

顧自得也承箕早謝會試不仕以理學著聞　貴州女苗米魯作亂命戶部尚書王軾兼左副都御史督兵討平之　十月前南京兵部郎中婁性上所編皇明政要凡四十篇　詔建壽塔于朝陽門外又令撰真人杜祺等誥命及封號太學士劉健等復言異端不可信誥命不當與俱報罷

甲子弘治十七年正月御史陳茂烈以母老陳情乞終養許之茂烈世為福建興化衛總旗少喪父茂烈繼其役勵志邁俗不與羣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輒燈默讀不少輟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歟乃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為吉安府推官考績歸至淮以乏寒具凍幾死及為御史袍服朴素借騎一牝馬身若無官而自任風紀之重弹劾不避權貴乞歸終養躬自治畦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經書体驗身心隨得隨錄嘗曰儒有向上

工夫詩文特土苴耳　三月太皇太后周氏崩上尊謚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睿皇后立廟別祭初成化戊子孝莊錢太后崩大學士彭時等議合葬裕陵時已有周太后崩他日祔葬祔廟之說矣至是周太后崩太學士劉健等乃上疏言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姑為委曲將順之意今當再議上御便殿語劉健等曰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朕何敢忘錢太后乃皇祖母主正后我朝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懷起恐後來雜亂無紀極耳且孝穆太后朕生身母止尊稱為太皇后別祀于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儘寬意欲奉太皇太后於此他日奉孝穆太后于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廟東陽曰皇上言及孝穆太后尤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吳寬議曰魯頌姜嫄閟宮春秋攷仲子之宮皆為別廟上喜曰大義深恩並行不悖改稱孝肅太皇太后祀之奉慈殿殿在奉先殿西上初建以祀孝穆太后至是令展其制中室奉孝肅左奉孝穆于是中外翕然稱合禮云　南國子祭酒章懋疏奏古者太學所養皆天下之俊秀故人材盛而風俗美近年有增貢之舉而所拔亦樸次之人資格所拘英才多滯乞于常

貢外令提學憲臣於人才數多去處行選貢之法不
分廩膳增廣生員通行精加考選務求行著鄉閭學
通經術年富力強累試優等者乃以充貢通計天下
之廣約取五七百人分送兩監令年首行一次以後
或三年或五年量在監人材多少間一行之如此則
生徒多精銳可進之資國家有以收養士之效而臣
亦少逭尸素之愆也命下所司議行　七月虜寇
大同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上袖出大同鎮
巡官章奏言虜賊勢重近又殺傷墩軍上曰墩軍皆
我赤子乃敢殺傷可選京軍三萬令委將領即日啓
行東陽奏曰賊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不知何處若
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健因備
言大同險遠本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
日量為切近誠宜先慮上曰名劉大夏面諭出師之
意大夏力言京軍不可輕出上納之師乃不出已而
虜為沿邊諸將所拒亦引去　掌詹事府事禮部
尚書吳寬卒寬字原博長洲人為諸生時有文行即
負重望歲貢入太學舉鄉試第三會試殿試皆第一
歷官尚書忠信宏厚廉靖方嚴衆皆屬望柄用而忌
者沮之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八月令京官六

年一考察

乙丑弘治十八年三月廷試賜進士三百人　戶部主事李夢陽上疏大略謂今天下為病者三為害者三為漸者六而終之曰水防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今其招納無賴罔利賊民顧不嚴禮以為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臣竊以為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疏入后母金夫人及張鶴齡痛恨之日在上前泣訴不平上不得已下夢陽獄科道官交章論救金夫人猶在上前泣訴求加重刑上不聽既而鎮撫司具獄詞以請上徑批李夢陽著復職罰俸三月　張元楨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西銘及性理諸書東宮兼講孝經小學上嘉納之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尋命元楨晉內閣誥勅　四月命兵部將西京五府各營及親軍衛分堂上管事并在外鎮守分守守備方面武職官員姓名履歷按季開寫進呈以備觀覽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袖出數疏指一揭帖曰此廣東巡按御史聶賢所奏地方盜賊事須索鎮巡官劉健對曰昨所擬已是切責上又指二疏曰此兩京科道官劾兩京堂上官作何

處置健等對曰進退大臣事重臣等不敢輕擬上曰彼言周季麟喪師失律者非止一人健等對曰季麟亦是好官上曰然洪鐘在薊州時以潮河州開山致損人命故人論之不已健亦對曰洪鐘亦好李東陽曰好處儘多上曰彼言畀諭大臣要剛正有氣節若果有畀諭之行當退但亦無指實難遽退耳健曰皇上每值糾劾欲求實跡最是又指一疏云太常寺欠行戶錢鈔昨有旨查洪武等錢緣何市不通使古部查復未明仍須別為處置務使通行健等皆對曰此須自朝廷行起如賞賜折俸之類在下如鹽鈔

船鈔亦用雜錢乃可通行且民間私鑄低錢就其行用本朝通寶乃不得行誠非道理謝遷對曰私錢不禁則官錢決不能行上曰何故如此皆對曰只是有司奉行不至上曰今須嚴禁東陽奏曰臣等訪得今所鑄錢徒費工料得不償失亦是有司不肯盡心若止如此雖鑄何益遷曰昨令查已未鑄造數目亦是此意上曰然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為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東陽曰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

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
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上曰奏討只是幾家東陽奏
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
無利正坐此等弊耳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健等
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
討莊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
可不節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聖諭
但乞今后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健因奏曰臣聞國
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販私茶數百斤太祖
皇帝遂寘極典高皇后亦不敢勸止此等故事人皆
不敢言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曰言鹽法須整
理遷等贊曰請下戶部查議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
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
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便通
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于是中
外稱慶知上意勵精思治如此是日天顏甚霽問答
詳悉藹然家人父子之風誠前古所罕見也　五
月上不豫初六日昧爽司禮監太監戴義出左掖門
急宣劉健李東陽謝遷入乾清宮至寢殿上便服坐
榻中健等叩頭上令近前健等直叩榻下上曰朕承

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矣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先生相見時少健等曰陛下萬壽無疆偶爾違和暫須調攝安得遽為此言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漱口掌御藥事太監張愉勸上進藥不荅上又曰朕為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因執劉健手若將永訣者上又曰朕蒙皇考厚恩選張氏為皇后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亟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司禮太監陳寬李榮蕭敬等皆至羅跪榻外上曰授遺旨太監扶安李璋捧筆硯戴義就榻前書之上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勸請他出來讀書輔他做好人健等皆叩頭曰臣等敢不盡力健等遂出調旨傳禮部行之　初七日上崩

十八日皇太子即位詔以明年為正德元年大赦天下　六月上大行皇帝尊謚曰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神文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孝宗奉安太陵頒徽號詔于天下咸使聞知　八月上皇祖母王太后尊號曰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尊母后張氏為皇太后　九月庚子恒星晝見　致仕尚書張紘卒年八十紘字世纓單縣人劉敏廉介歷官

四十餘年提兵南壯位列孤卿所居僅蔽風雨及卒家無餘貲贈少保謚襄毅

十月建立皇莊七處

更易各處鎮守等內臣上初即位舊東宮內使馬永成各大用劉瑾張永魏彬羅祥丘聚張興等日夕近侍與上同卧起宴游謀議時稱為八黨內劉瑾通文墨熟世故而性剛狠尤甚惡文臣專權屢于上前言弘治間朝權俱為司禮監及內閣所掌金銀盡入其手朝廷不過虛名而已上信之新差者盡數收回于是內臣欲出分守者隨地方大小借貸銀兩進貢方得差出到任肆意誅求無忌甚至取于官庫莫敢不從者

壯虜數萬入寧夏秉勝直抵固原關中震恐道無行人巡撫陝西都御史楊一清時在平涼率帳下五千餘人馳至瓦亭驛會總兵曹雄議方略嚴守備虜見兵馬駭之移侵隆德夜薄城下我師連發火砲吶喊嚮應如數十萬人虜疑我大兵至遂引去

十二月左都御史戴珊卒謚恭簡珊江西浮梁人耿耿不苟合而洞達無城府奉職守法不為物撓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歷中外所至有聲而學政則尤著云

召南京刑部尚書張敷華為左都御史時南都稱四君子蓋指敷華與尚書林瀚

都御史林俊祭酒章懋云　翰林編脩何塘上疏

臣以菲薄待罪史官伏覩内外百司各省職守而史官獨若無所事者朝參之餘退安私室于國家政事無今毫補益乞勑令脩撰編脩檢討番直史館凡陛下之起居臣工之論列大政事之因革張弛大臣僚之陞降拜罷皆令即時犯錄止用擡事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于紙尾書其官某人記藏之匱櫝以待纂述史職既脩國典斯備且因紀錄之間得課習政事之体他日任用不至疎脫是于脩職之中實寓養才之意上命所司知之